

幸福的麦子

邓同学



一缕春风，吹皱了一池春水，吹绿了大江南北。

农学书上说，风也是庄稼生长必须的一种因素。从春天一直吹到夏天，麦子就熟了。

走进五月的田野，我感到麦田里那种暖暖的气息。刚下过雨，太阳一晒，好湿热。好在这几天小麦正灌浆，要晴天。放眼望去，麦田里遍地金黄。无垠的麦浪，从一个村庄翻腾到另一个村庄。和风吹来，麦田像晃动的金黄色的地毯。一个老农走进田间，麦田接受着他的检阅，他就像一个将军，每个麦穗都是他的战士，他要查看麦子是否成熟，每个麦穗都高高举起小手。老农顺手掐下一个麦穗，在手心里揉了揉，吹去麦糠，数一数每个麦穗有多少个籽粒，然后放进嘴里咀嚼品味麦香。老农一脸的自豪，今年又是千把斤！麦子，就是农民的命根子。

家居豫东平原，上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爹娘是如何的艰难。大学毕业后，每到收麦的时节，我都请假回家帮爹娘干几天农活。我回家，能减轻爹娘的一点劳累。上个世纪，农村的机械化程度还不是很高。我和爹娘也是天不亮就起床，到地里割麦子。我没有干过多少农活，但干起来也绝不含糊。割下麦子，要拉到场里，还要垛起来，防雨淋，再用脱粒机脱。脱粒的时候人不够，就请人着干。麦子割过，爹娘又把遗留在地里的麦穗捡回，一个麦穗也不舍得拉在地里。那几天，很少有闲人。后来，家里添置了手扶拖拉机、脱粒机，劳累程度就减轻一些。爹把拖拉机、脱粒机看成宝贝似的。有一年，爹把麦子垛起来，人家都打完了，我家的还没有打完。两个要好的哥们知道我要回家打麦子，就与我一起回家。四亩多地的麦子一下午就脱完了。有了这样生活的阅历，我把它变成文字，温暖每一个读者的心。

这几年，农业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种麦时有旋耕机，收麦时有收割机。进入 5 月下旬，山西、河北的收割机就从北方开始到

河南，轰隆隆从公路上驶过，一辆接着一辆，很壮观。我感到，收割机就像候鸟一样，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

农谚说，“麦熟一响”。麦子收后，就要及时种秋，播种玉米、大豆、芝麻等。“五黄六月争回楼”，就是说这边播过种子后，再回来看看，种子已经开始翻身了。很形象，说明农时的紧迫。麦季，包括收麦和种秋。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麦季要月把。八十年代，一个麦季要半月到二十天左右。九十年代，一个麦季要十来天。如今，麦季变短了，一个星期左右。乡亲们说，如今种地也享福了，不用弯着腰收割了，种地政府还给补贴。

据报道，2014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

11424 亿斤，实现了历史罕见的“十一连增”。在粮食实现“十连增”之后，我国长期积累形成的基础设施潜力已充分释放，在高起点上继续增产的空间已经很小。夏粮作为全年粮食生产的首仗，意义重大。2014 年我国夏粮大丰收，且实现“十一连增”。我国用占世界十分之一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的确了不起。河南，是我国小麦主产区，小麦产量占全国的 27%。周口更是了不起，我们周口的粮食够全国人民吃半个月。所以说，河南的农业生产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自然灾害频发。但每次受灾后，中央政府及时拨付了专项资金，农业专家支招恢复生产，就有了连年的丰收景象。粮稳天下安。

生命一页

鹿斌

去年夏天，有一次我要与妻子从郑州飞往成都。飞机是下午一点的，从沈丘至新郑机场是三个小时的车程。前一天，妻子问：“我们什么时候往郑州机场赶啊？”“六点。”妻子听了我的话，很是惊讶，“这未免太早了吧？”“还是早一点好，别像去年。”听我这一句，妻子不好意思地笑了。

那是前年，也是六月底，我们要乘火车去深圳。票是预订好的，我们驾车去郑州，准备把车交给一个朋友，由他负责存好。一切计划得天衣无缝。

十一点半，我们和几位朋友在省体育馆附近的一家餐馆用餐，其乐融融，自不必说。车是下午三点一刻的，无论如何都误不了。一到点，我们已经起席。我去吧台付了帐，一边把零钱往钱夹里塞，一边回走。但那里，除了正在拾掇餐桌的服务员外，只余妻一个人了。“他们临时有急事走了。”看我疑惑，妻子说。

不需多想，自己给车找个地方吧。还有两个小时呢，来得及。我一边调车，一边安慰妻子。约十余分钟，我把车子就停在了弟弟单位的家属院里。我和妻子提了旅行箱就跑着到了农业路与信息路的交叉口——那儿车水马龙，打的应该不成问题。

我们站在路边，向过往的的哥的姐们招手，但我们失望了，似乎所有过往的的士都载了要去赶车的人。

我和妻子都着急了。我们试着分开拦车，她在路南，我在路北，可是，仍没有车肯为我们停留。的士，巴士，以及其他的各色车辆，就像在激流中飞驰的客船，我们则如被遗忘在岸上的旅客，徒唤奈何！设想中的捷径竟然是“此路不通”。

看见路边停有一辆私家车，我跑过去，

伏在窗口，喘着气央求：“师傅，我出一百元，不，二百——”但对方轻轻地并且微笑着的一摇头，粉碎了我就离谱的尝试。有人急中生智，我是见稻草就想捞了。

坐公交车，我重新做了选择。什么时候到，由它吧！我清楚，从农业路经南阳路去火车站，车辆多得如蚂蚁行雨，挪动得比蜗牛快不了多少。

一辆公交车过来了，不待它停稳，我和妻子就往上挤——毫无绅士与淑女的风度了。司机似乎看透了我们着急的内心，只一秒的停留，车子就向前驶去——盛夏的酷热似乎也将它的能量也传到了人们的身上，急躁，却很高效。

啊，不对！正在我刚有一点小庆幸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车子折向了丰庆路——西北方向去了。“车是从火车站出来的，下行。”身旁的一老者向我轻语。

天啊，难道为了弥补一个错误，却要人再犯另一个错误吗？你想象不到，车子在到达下一个站牌的这几分钟里，我们是何等沮丧。

车一停，我马上招呼妻子下。妻子两手拉住小旅行箱，慢腾腾的，一脸的疲惫——她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幸好，有一辆车从对面过来了。妻子看我不愿放弃，只好又随上了车。“师傅，是去火车站吧？”我忍不住又问了一下司机。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们朝车子中间挤去。

我与妻子抓住车把手，拎着旅行箱，相视无语。希望还有，但却是听天由命了。

南阳路上，车流滚滚。看着窗外，我意识到自己也只是沧海一粟。一件于己再重要的事情，于他人或许毫无意义。悟到这一点，我反而淡定了。妻子说：“我们下车吧，去

车站，也无意义了。”但我说“即使晚点，也要去，下车又去做什么呢。”

红灯，又是红灯；堵车，仍是堵车。可我心人说，哪怕车子陷到天荒地老，也由它了！

公交车过了大石桥，还有十五分钟，上了铭功路，还有九分钟。快啊，再快点，还有可能！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车终于到了，车门开了！我喊了妻子，提了较大的一只旅行箱冲出车门，向检票口跑去。旅行箱很重，偏它的轮距太小，在我奔跑中的拉动中，它一会儿左翻，一会儿右倾。无奈，我只好把它抱了起来。陡然增加的负荷明显地降低了我冲刺的速度。雪上加霜的是，平时穿着正合身的裤子，坠在胯上，长出一截的裤脚，几次都欲成为摧毁主人最后一点努力的绊子。

检票口，顾不得谦让了；安检，还得耐点性子。回头看妻子，竟然跟了上来。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一个穿着高跟鞋、手拉了一只旅行包的小女子，在人群中疯狂似的奔跑，该是怎么的一幅狼狈样。

不能停留，我拽了刚出安检机口的旅行包，向二楼的候车大厅跑去。大厅里，去深圳方向的候车处已空无一人。

继续向前，大脑容不得半秒的思考。跑过通道，跑向站台。天呐，车还在！尽管它前面除了列车员，已无任何乘客了，但它真的还在！我们从就近的一个车门跳上了车，不待找个地方站稳，机车就缓缓地启动了——然而，列车捡起了它最后的两位乘客。

车门一角，我和妻子蹲在那里，一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一边拭着眼角与两颊的汗水，半句话也说不得了——

大海拾贝

刘忠全

—

我拾起一只只闪烁的贝壳，
像数着一颗颗星星；
那彩霞般的颜色，
可是大海美的聚合。

—

大海蕴藏着千珠万贝，
但大海也最慷慨；
是因为富有才慷慨，
还是因为慷慨才富有？

—

大海为什么爱发脾气？
总是那样吼叫愤怒；
因为腐臭和僵化是静止的儿子，
大海在不断地运动。

—

暴风雨来了，
宇宙一片黑暗；
在海面和蓝天之间，
海燕是一道迅疾的闪电……

练习走路（外一篇）

徐桂荣

最近，总看见一个老婆婆
独自在小区外面

一瘸一拐地练习走路。

今晚，又在电视里

看到一个叫管平的母亲

用整整十七年的青春

引领着自己的脑瘫儿，练习走路

直到他能够独自上路。

每个人，都有不会走路

不能走路的时候，为什么

只有作为孩子

才可绝对地享受爱的陪护？

那个老婆婆，那个教会了

儿子、女儿，甚至孙子、外孙

怎样走路的老女人，为什么

总是一个人，一趟趟一趟趟地

象个黑色的大问号

一忽儿愈飘愈远

又一忽儿愈飘愈近

孩子在路上



孩子开学了。今天

她要独自一个人

经由出租车，汽车，火车，公交车

赶往北京，赶往学校

一整天，我在家里魂不守舍

无论做什么，耳朵里都是

出租车的声音、汽车的声音

火车的声音、公交车的声音

这些亲切熟悉的声音，在今天

都有些刺耳，有些怪异

令人提心吊胆，坐卧不宁

但我不得不将女儿

交给它们。这些交通工具

这些必须的道路，过程

就像以后，我不得不将她

交给这个社会，以及她自己的人生

并不是孩子大了就可以放心

只要她在路上，那个叫妈妈的人

就一直提着一颗扑通扑通的心